

红色主题展览策划的“叙事化”探索

——以“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为例

伍洲

摘要：将叙事学理论引入红色主题展览，涉及两个关键问题：叙事框架和叙事建构。叙事框架包括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它们决定了展览的整体架构和观众的体验。叙事建构则涉及叙事设计、叙事话语和叙事时间，通过展品选择、展示方式和互动元素来呈现引人入胜的故事。广东省博物馆“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展”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采用“叙事化”策略，策划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展览，为展览叙事理论在红色主题展览中的运用提供了生动案例。

关键词：展览策划 叙事化 叙述框架 叙事建构

中图分类号：G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5-0187(2023)04-0018-06

近年来，国内博物馆策划了大量的红色主题展览，通过文物实物、档案史料、影像视频和复原场景等，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鲜活、立体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让观众睹物明史、睹物生情，从而对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的伟大斗争历程有深刻的认识。目前，红色主题展览和叙事化理论都有较多研究，而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则不多见。李宁《博物馆红色主题展览的叙事策略——以近三年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为例》从选题、内容和形式三个方面分析了红色主题展览的叙事策略。^[1]刘妍钧在《革命文物展览的叙事性研究》中，以川陕革命根据地展览为例，对叙事结构、叙事特征和叙事意义作了一些研究和探讨。^[2]现阶段研究红色主题展览“叙事化”方面的成果还缺乏对展览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的探索。本文结合“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展”（以下简称“‘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旨在探讨红色

主题展览的“叙事化”策划方法和实践，以期提升展览的可读性，为红色主题展览的策划提供参考，同时进一步丰富红色展览的策展方法论。

一、叙事学与红色主题展览叙事

“叙事”是指通过媒介传递信息的过程，用某种特定的形式来表达某个故事或情节，从而为他人通过叙述内容感知故事提供便利。“叙述部分指的是话语方案，它赋予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序列包含一种可以理解的语言结构。通常意义上的叙事往往等同于一个故事。”^[3]“叙事”是人类认识和再现客观世界的一种古老方式，20世纪60年代，“叙事学”（Narratology）被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正式提出，经典叙事学诞生。^[4]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传播交流文化信息的重要场所，博物馆展览开始引入叙事学，并借助

作者简介：伍洲，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馆员。



图一 “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前言

博物馆藏品以多样化的展陈方式出现，将一段段历史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叙事学”理论的核心是研究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问题。展览叙事则是指在博物馆中讲故事，是营造展览与观众情感共鸣的重要手段，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为观众打开串联历史的“时空隧道”，拉近观众与历史的距离。^[5]

如何利用好革命文物、如何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是策划红色主题展览面临的挑战。革命文物是研究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红色主题展览展示的核心要素，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光荣传统和精神风范。若按照时间顺序按部就班地排列文物，极易变成“流水账”，但如果在尊重“以物为中心”传统的同时，逐渐转变为“以人中心”，以展览叙事为指引，这样既能控制展览的节奏与层次，又能给观众带来更好的参观体验。这要求策展人开拓新的策展思路，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展览的形式设计。在红色主题展览策划中，同一类型的文物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主题下，同一主题的展览也可以用不同的文物来展示；各个时期和不同领域对于同一展览主题的呈现会有不同的阐释方式。然而，孤立地展示文物往往很难反映红色文物深厚的历史内涵，而借助展览叙事则可以通过动人的故事，将红色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呈现出来。

不过，红色展览与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仍需要谨慎处理。叙事理论注重通过故事来传达信息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而红色展览在内容上强调政治性和思想性，在表达方式上讲求严肃性和科学性。

因此，在红色展览的策划中，一方面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个人经历或历史事件，从而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红色文化；另一方面要保证展览内容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避免过度强调故事情节或过分夸大历史事实造成展览可信度的下降。也就是说，在红色主题展览策划中，必须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才能让展览可读、可信、可爱，从而为观众提供深入而丰富的观展体验。

二、红色主题展览的叙事策略及相关实践

以下从展览叙事的叙事框架和叙事建构两个方面，结合“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的实践，对展览叙事策略进行探讨。“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是广东省博物馆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而举办的大型展览(图一)。展览以新颖的“叙事化”策展方式，突破时空限制，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深受观众好评。该展览不仅将故事性贯穿于策展全过程，还在展厅中设置“小剧场”，以故事化的方式解读历史和文物，让观众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同时也增强了展览的可看性和可玩性。

(一) 红色主题展览的叙事框架

1. 叙事结构

红色主题展览的叙事结构，重点在于历史故事和情节的呈现。在叙事中，故事决定了关键冲突和事件安排，观众则通过情节来感知故事线。叙事结构大致分为线性叙事和非线性叙事。线性叙事结构的特点在于有逻辑顺序，可以根据时间线设计叙事结构，也可以根据空间位置设计叙事结构，还可以将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设计叙事结构。线性叙事结构更易于被观众理解和接纳，这要求策展人对大量的红色知识进行甄别、筛选，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史料和文物，构建有完善故事和情节的展览。非线性叙事无须遵循时间线索，而是有多种叙述方式。当前，观众对从展览中获取深层知识的愿望越发强烈，这给



图二 “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厅沉浸式导赏

线性叙事的简单化处理带来了挑战。非线性叙事结构颠覆了线性时空的叙述形式，既可以根据同一主题来设计，也可以根据双线或多线平行的结构来设计，让不同时空的故事情节在展览中交相呼应，虽彼此独立，却又相互对话、接触、融合乃至冲突，产生一种有冲击力的叙事效果。

“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为全方位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光辉革命历史，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主要内容包括“广东党组织的创建”“中国大革命中心的形成”“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为广东的解放而战”等5个部分。展览并没有单一地以线性或非线性叙事方式来设计叙事结构，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灵活搭建叙事框架。展览在整体上按照时间顺序构建故事线，但为更好地服务于展览内容，对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呈现采用非线性叙事。^[6]在展览第三部分“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中，为讲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的革命活动，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将不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刑场上的婚礼”在这部分展示。展览复原了由三面“铁

窗”围成的“监狱”，在“监狱”里摆放着周文雍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开展革命活动的相关文物，同时还在墙壁上放映全国首部粤剧红色电影《刑场上的婚礼》。通过这种方式向观众展示可歌可泣的史实，把周文雍和陈铁军的革命志士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扣人心弦。

2. 叙事视角

社会学中有一个名词叫“换位思考”。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博物馆来说，即使展览主题一样，但不同的叙述视角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展示效果。博物馆展览叙事中常用第三人称，而展览叙事中如果用第一人称叙述，策展人可以更加充分地传递展览信息，从而更好地服务观众。

红色主题展览的选题一般都是宏大题材，这种宏大叙事往往由于材料太多而导致信息烦冗和分散，没有焦点。为解决这一问题，广东省博物馆在策划“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时，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来进行内容表达，首次推出“沉浸式导赏”（图二）。

广东省博物馆邀请了20多位青年演员，通过“活的展品”和“展览+演艺”的模式，在展馆内扮演杨匏安、谭平山、陈铁军、周文雍等共产党人，把历史事件、文物与剧艺表演结合起来，在场馆中还原远去的历史，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觉醒的年代。^[7]当观众走进展厅，耳旁即响起“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青年演员们近在咫尺，分发传单，年代感扑面而来。接触到“学生们”热情而殷切的目光，观众不由自主地接过传单，仿佛成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当扮演杨匏安的演员在观众面前慷慨激昂地演说时，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挥动传单、呼喊口号。当扮演周文雍的演员在刑场上喊出“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的豪言壮语时，观众亦产生悲壮之情。

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完全把观众带入革命年代，观众与展览不再有时空上的区隔，而是沉浸其中。在展厅结尾处，当广州东亚酒店门前升起五星红旗时，观众的感情得到释放。这种让观众置身事内，实现历史和剧艺、艺术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叙事视角，引

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有效发挥了红色主题展览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的突出作用。

（二）红色主题展览的叙事建构

红色主题展览的叙事建构是展览文字性材料如何走向空间的过程，主要包括展览的叙事设计和叙事话语。

1. 叙事设计

叙事设计是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的基础，通过革命文物来体现展览内容。设计师要根据展览内容，通过特定的设计和表达方式，实现内容文本到展览的转化。“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融入众多别出心裁的叙事设计，给观众带来视觉冲击和直观印象。

首先，革命文物在展览中拥有最高的地位，革命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对展览的走向、情节的变化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在重点展示粤北地区“中央苏区县”、红军长征过广东等重要史实时，选取了包括文字、照片、地图和视频影片等多种信息媒介，综合表现事件内容。

其次，为了突出展览主题和内容，在陈列设计时要重视展览节奏的变化，不力求面面俱到，而要重点突出，以点带面，张弛有度，不断调动观众情绪，让观众能够随着展览的节奏感受展览的变化。“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基于色彩心理学理论，在配色方面，选择充满活力和朝气的橘红色作为展览主色，再根据各部分展示内容，分别搭配普蓝、土褐、麦黄、正红作为各部分空间主题色，通过逐层递增的色彩感（图三），这种“信息输入——信息加工——输出信息”的感知方式，能够发挥叙事设计的真正魅力。

第三，综合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力求制造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染力。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展览的空间设计带来了多种可能，策展人可以运用平面设计、空间设计、灯光设计、场景搭建等，将内容、空间、表现形式与主题无缝连接在一起。它不但拓展了博物馆叙事设计的手段，还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要求，起到寓教于乐、增长知识、振奋精神的目的。



图三 “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厅局部



图四 红色交通站建筑外观复原原场景



图五 运用多媒体技术再现中共三大会议情景

需要注意的是，高科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能过分追求高科技而忽视展览内容本身，运用高科技进行策划设计要达到主题突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效果。“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在空间设计方面，在9米层高的展厅内把展墙拓展到4.5米的高度，紧密围绕重点展品展开，将涉及的多个历史场景还原到展厅内，展现气势磅礴的革命画卷。展览复原了囚禁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监狱”；建造了近3米高的红色交通站建筑（图四）。此外，展览采用科技手段为叙事设计提供更多发挥空间，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观众带来更多层次的体验。展览开篇处，采用多层次油画布景灯光，辅以人机交互和语音视频，融合声光电和动画技术，再现中共三大会议情景（图五）。通过触摸屏，观众能浏览经过高清数字化采集

和修复的珍贵红色典籍。展览结尾处，循环播放有关广州解放的珍贵影像资料，带领观众沉浸式地体验广州解放当日的喜庆场面。

2. 叙事话语

叙事话语是对展览内容的呈现，有助于让展览内容从枯燥的说教中解脱出来，成为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的凭借。因此，策展人不仅要要将展览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楚，还将文物与历史事件组成完整的故事，更在展陈设计时以艺术视角审视展览叙事，将展览内容进行实物化、艺术化呈现，从而多方位、立体化还原历史，让观众对历史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通过场景复原、多媒体展示、虚拟现实（VR）、沉浸式演出等方式，将展览内容用既深刻又生动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展览首次将广东党史中许多令人瞩目的闪光点提炼成多个“广东党史中的全国第一”，突出展览主题，打造展览视觉亮点，以此激发观众认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例如，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1924年，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由中共广东区委组建；1927年，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诞生等。^[8]

同时，为了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展览采用最新技术，让观众切换“身份”，体验并参与到革命历史故事中来。通过打造线上虚拟展厅，借助视频动画、3D文物展示、讲解导览等方式丰富叙述内容，进一步拓宽革命文物的展示手段，观众可以在手机、电脑和VR设备上反复、多次和无障碍地远程感受红色文化的动人故事。这些表达方式能够更好地促使观

众感知展览所处的背景和年代，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此外，展览将“在线”与“在场”相结合，打造了“重返历史现场”“红色相册”系列短视频，引领观众重返革命旧址，感受一件件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结合展览内容及节日主题，通过条漫、Vlog等形式，“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构建了富有创意、沉浸感、年轻态的叙事话语，让观众了解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革命先烈在广东革命战斗的历史。

结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红色主题展览在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在红色主题展览中引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新博物馆学理念。“展览叙事”与红色展览具有天然的高契合度，即红色主题展览中有着丰富的人和事，这构成了展览叙事的基础。特别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开展的卓绝斗争，催人泪下，感人至深，通过展览的形式把这些事迹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叙事手法是最适合不过的。我们欣喜地看到，“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展览引入叙事理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鲜活呈现，达到了展览的预期目的。展览期间观众的观展活动十分热络，创新性的“沉浸式展演”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参与，这是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有效方式。

（责任编辑：吴昌稳）

注释：

- [1] 李宁：《博物馆红色主题展览的叙事策略——以近三年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为例》，《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22年第1期。
- [2] 刘妍钧：《革命文物展览的叙事性研究——以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纪念馆）为例》，陕西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 [3] 彭刚：《叙事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 [4] 林玉菲：《“物”与“展览”的叙事并置——全球化视角下“大英百物展”的策展启示》，《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22年第4期。
- [5] 潘登、刘宗元：《博物馆中新媒体展示的文化传播与情感传达——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潮”特展为例》，《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3期。
- [6] 周安翠：《主题并置叙事结构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中国博物馆》2016年第4期。

[7] 伍洲、黄苏哲等:《活用革命文物 传播红色文化:广东省博物馆“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展”策展探索》,《中国文物报》2021年10月26日第5版。

[8] 伍洲:《基于具身认知理论视角下的博物馆沉浸式体验初探——以“红色热土 不朽丰碑——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展”为例》,《文化月刊》2022年第5期。

“Narrative” Exploration of Curating Red-themed Exhibitions: Taking “Red Soil, Eternal Monument” as an Example

Wu Zhou

Abstract: Introducing narrative theory into a red-themed exhibition involves two key issues: narrative framework and narrative construction.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encompasses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 determining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exhibition and the audience's experienc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involves narrative design,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time, presenting a captivating narrative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displayed pieces, presentation methods, and interactive elements.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Museum's exhibition, “Red Soil, Eternal Monumen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Guangdong,” adopts a “narrativization” strategy within the paradigm of narrative theory. It has planned a profound and unforgettable exhibition, providing an example of the application of “exhibition narrative” theory in red-themed exhibitions.

Keywords: Red-themed Exhibition, Narrative, Narrative Framework, Narrative Construction